

又一个春天来了。春天总要做春天的事情。2018年的春天,我和伙伴们做了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,那就是结伴自驾游,自始至终走完了G7京新高速公路。路是走完了,脑子却还在转。忙着把游记写完,忙着回顾小结,忙着若有所思。当然,还要忙着憧憬下一次。

先要看看此行的目标是否达成。原本确定了“一大三小”的宏大目标。“一大”就是一个主要目标,走完竣工不久的G7京新高速公路。通过努力,像年轻人那样急着尝新的一帮老头老太,终于如愿以偿。“三小”

酱油店“小开”

周伟民

上海人过去把老板的儿子叫做“小开”,许多影视作品中展示的“小开”的形象,也大多是西装笔挺,“头势清爽”,皮鞋锃亮,不学无术,无所事事,吃喝玩乐,跳舞厅跑跑,咖啡厅坐坐,洗澡堂泡泡,大饭店吃吃的纨绔子弟。我故事里要说的“小开”,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。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弄口酱油店的老板。酱油店开张时,老板还健在,他当然就是“小开”。到我记事的时候,他的父母都已不在,他成了老板,但街坊邻里没有改口,依然叫他“酱油店小开”,五十年代的他,也已娶妻生子,他的老婆,邻里们也不叫老板娘,叫“小开娘子”。

酱油店“小开”,身材不高,瘦瘦的,平顶头,脸倒是生得眉清目秀,唇红齿白,很有一点女性化,很不幸的是,他给人的感觉,还真的是“娘娘腔”,走起路来,屁股一扭一扭的,从后面看,就像女人走路。更有意思的是,生活中他也承担了几十所有女人应该做的事:那时候,没有抽水马桶,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,马桶车来时的一声呼唤“马桶拎出来喔……”每家每户就会睡眼惺忪地跑出拎着马桶的女人,惟独酱油店,拎马桶的一定是“小开”。当然,随后的刷马桶,也是他的事,刷完马桶,便是生煤炉,炉子旺了以后,接着就是烧开水,烧泡饭,买早点,一切弄停当之后,“小开”便提着竹篮去买菜,他提篮的姿态也像女人一样挽在臂弯里的,一切都是那么自然,那么顺理成章,有条不紊,像个贤淑的女人……

买菜回家,也到了酱油店开门的时候了,在店里,你根本看不出他是老板,他的店里有个伙计,好像还是住在店里的,记得是睡在“后灶披间”,但我没看到他干什么活,从下门板到擦台面,擦酒缸,酱菜龔,乳腐龔,都是“小开”的事,包括生意开张之后,拷油,打酒,打酱油,夹酱菜,夹乳腐,好像也都是“小开”亲自操作的,难得有伙计上手的,不知道是做惯了,还是他不放心伙计,反正店里最忙的就是“小开”,他穿着很旧的那种对面襟的中式土布衣服,终日系着一条油迹斑斑的“饭单”。耳边始终夹着一支铅笔,每做一笔生意,便记下一笔帐,一点也不会弄错的。也许,这些“生活”都是“小开”还是伙计时就熟门熟路的,在他接手酱油店以后,角色尚未转换,或者说,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过转换……

其实,酱油店“小开”,是我们老上海许多小工商业者的真实写照,他们在创业初期乃至之后,大多是兢兢业业地耕耘着他们的“一亩三分地”,他们的那份有限的家业都是靠他们的勤奋劳动和诚实经营换来的,所以,政府给他们定的名分叫“小业主”。



公路、青藏公路,两年折腾,倒也走完了十大最美公路的一半。算笔流水账,这次出行,走了江苏、山东、北京、河北、内蒙、新疆、甘肃、陕西、湖北、河南、安徽和上海,总共12省市。历时16天,行程12000余公里,平均日行750公里。按照中国老法计算,每天疾行1500里。

现在说来轻巧。其实,一路上还是充满挑战与压力的。

两部爱车,是自驾出游的命根子。出发前的认真保养,保证了良好的车况。每天的细心检查维护,是必不可少的功课。

驾车者的全神贯注,很是心力交瘁,却成为安全行车的根本保证。

每天目的地的确定,以及住宿酒店的选择,都带有随机性,需要不厌其烦地联络。估计两位副领队的电话费要超支了。

一天三顿的安排,也非易事。晚上吃好,早上吃饱,这是必须的。为了赶时间,午饭只能将就些了。好在上海出发时带的储备充足,加上路过济南时,山东好友慷慨馈赠。番茄、黄瓜、炊饼、油撒子,一直吃到了上海。

最艰巨的,还是狭窄车厢里的久坐功。常常一天十来小时的枯坐,不似和尚打坐,又胜似打坐。好在我几十年开会,炼就了不凡坐功,尚能在万里路途上,稳坐钓鱼台。其他各位好友则显痛苦,不得不为臀部的磨擦而长吁短叹。也有几位好友胜过了我,他们的睡功弥补了坐功的不足。

然而,从根本上说,无论身心多么劳累,相比自驾一路上的满满收获,都是值得的。

行走边陲,得以真切感受国家发展的勃勃生机。

有意义的地名

王泽清

很有名的电影叫《柳堡的故事》。故事的发生地在江苏宝应,原名留宝头(也叫刘坝头),沿河柳树成行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新中国第一代女导演王苹,带领她的摄制组专门前往此地拍了两个月的外景,这个地方从此也就正式以柳堡命名,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因一部电影而出名的小村庄。

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,柳堡镇有154名先烈被授予“革命烈士”称号。

最近的周末被“蚂蚁森林”困扰不已,工作日一贯6点钟起床,收收能量倒也罢了,可是周末可以睡懒觉的时间,竟然也一大早醒转,为着要收能量。

这是一款公益游戏,用户通过步行、在线缴纳水电煤、网络购票、电子发票等行为来积攒能量,加上收取其他朋友的能量,用来养一棵虚拟的树,等树长大后,公益组织就帮助用户在某个地区种下一棵真正的树。玩着这款游戏,陷于和朋友们能量的之争中,便让我深深体会到人和人的差异。有的朋友收取了能量,无论多少,都会相帮着浇水;有的朋友收完能量立马拍拍屁股走人,无论多少,连个感谢也没有,并且天天如此。我介于上述两类之间:如果能量收得多了,觉着不好意思,就浇浇水,如果只收到了几克能量,那对不起,也就立马走人了。

接下来,我逐渐发现我们自身的态度和做法会对朋友们有相当大的影响:我有一个朋友,曾经天天来给我浇水,我恃宠而骄,天天去他那里收割能量,并不浇水,慢慢地,他

高速公路的普及,旅游景点建设的高标准,酒店设施的舒适度,美味佳肴的遍地开花,私人轿车的拥堵为患,开发新区的普遍设立,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崭新面貌,人们衣着打扮的日趋接近,文明素质提高后丑行恶迹的减少……偌大中国,原来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。如今,看到各人、各城、各地,由同心而通力,由通力而同势,由同势而同进,由同进而同质,真属不易。春天很美好,若你也在场。

发展的中国,不容一人、一地、一城落伍。同样,正是各城、各地、各人的奋发,才有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行走边陲,得以真实体验西北边疆的别样风情。

戈壁之裸露,沙漠之无情,大漠之荒芜,雪山之高远,草原之无限,大风之暴烈,沙尘之狂野,胡杨之坚韧,植被之稀疏,水源之匮乏,环境之严酷,民风之

地名的由来有很多种。但因为一部电影而定名的,是个有趣的例子。

早先,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《柳堡的故事》。故事的发生地在江苏宝应,原名留宝头(也叫刘坝头),沿河柳树成行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新中国第一代女导演王苹,带领她的摄制组专门前往此地拍了两个月的外景,这个地方从此也就正式以柳堡命名,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因一部电影而出名的小村庄。

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,柳堡镇有154名先烈被授予“革命烈士”称号。

在所有运动项目中,足球运动无疑最受世界各国民众、尤其青少年的青睐。它不仅能锻炼人的体魄,培养人的意志,也充满无尽乐趣。前些日子,我到印尼巴厘岛旅游,在宾馆附近小巷内摄下一张照片,形象诠释了足球运动的魅力所在。

傍晚,暑气稍歇。一群男孩放学后,将书本一撂,随即在小巷内玩踢足球。球场好像是一个废弃的家庭游泳池,长不过10来米,四周有木质挡板作边线,竖几根木杆作球

门。尽管场地狭小,没有草坪,也没有教练、裁判,但男孩们你争我抢,拼劲十足,尽享足球带来的愉悦。见我端起相机,他们齐刷刷聚上前来,向我打招呼。照片上的他们个个帅气,活力四射,拗出各种造型:或攥着拳头,或竖起大拇指,或吐舌卖萌,或目光朝天。

什么叫幸福?幸福不一定指吃好穿好,事业有成,学业优秀,幸福还蕴含挑战、拼搏、坚持。我在这群小球迷脸上,找到了完整的答案。

摄影

恼人的“蚂蚁森林”

汪艳

也不来浇水了,并开始收割我的能量,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;另一个朋友,天天一大早就来收割我的能量,等我开始早起立即实施报复,每天踩着时点收割他的能量,都能顺利成功,几次之后,被他察觉,也开始候着时点抢收自己的能量,如今每每空手而归的我只能牢牢记住自己的能量,以防被他窃取,真是“冤冤相报何时了”;我还有位朋友极多的友人,看着他的能量被窃取的盛况,我都为之心痛,难怪他会毫不留情地收割别人的能量,以示补偿。大概是觉着收了我太多能量,他偶尔会连续帮我浇浇水,让我心生稍许安慰,感受着“铁蹄下的温柔”。

一个小小的“蚂蚁森林”,虽然是公益游戏,无论谁收取了能量,其实无关自己的利益,都在于植树造林,造福人类,但是为什么我玩着玩

据说,人的最早记忆始于三四岁,因为在这之前,婴幼儿尚不会用语言来定义眼前的事物,所以大脑里即使存有记忆,也无法提取。

前几年我做了外祖父,外孙女出生后不久就和她妈妈一起从上海来到北京,由她外祖母亲手照料了两年。有一天,襁褓中的外孙女哭了起来,做外祖母的连忙一面把她抱起来轻轻拍打,一面让我把牛奶温热了喂她。凝视着外孙女微闭着双眼,心满意足地吮吸着牛奶,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道奇特的亮光。它穿越时空,照亮了长期锁闭在幽暗中的幼时记忆,照见了六十多年前襁褓中的自己。

那时候,母亲因缺少奶水,又要在工厂上班,不得不在休完产假后,把我包裹在襁褓中,从上海送到了诸暨老家。一开始,母亲为我找了个奶妈,但祖母有点不放心,很快把我接到她身边,亲自喂养。

襁褓中的我,和我的曾祖母同卧在老房子二楼的两张大眠床上。祖母是童养媳,但与婆婆情同母女。那时曾祖母已经八十多,长年卧病。祖母每天楼上楼下地跑,端汤倒水,“阿媛,阿媛”,声声不断。躺在一边的我,也嗷嗷待哺。每到这时,祖母总是忙完那边,又来忙这边,席不暇暖。那两年,祖母伺我以粥羹,濯我以温汤,浴我以日光,无微不至。每逢我生病发烧,她白天求医问药,晚上则抱着我绕室行走,一边轻轻拍打我的后背,一边低声呼唤我的乳名:“阿媛,你快回来吧!”过去浙东一带的老人认为,人之所以生病,是因为他的魂灵外出后迷失了回家的路,把他的魂灵呼唤回来,病自然就好了。这虽然是一种迷信,但祖母低缓而悠长的声音,能够催我入眠,的确能让病好得快一些。

我的记忆始于三岁。那天,我不小心滑入了家门口的水塘。刹那间,世上所有的声音立即消失,只有那充塞耳膜的汩汩水声,静谧而有节奏。正在我意识逐渐模糊之际,耳边重又出现一片嘈杂人声,睁开眼一看,才发现有人托着自己,祖母则在一旁千恩万谢。长大后返乡,我才知道:这差点成为我终焉之地的池塘叫“泉塘”,塘边耸立的山叫“铁崖山”,同宗先贤杨维桢年少时即在其上筑楼读书,后成为元末明初的“文章巨公”。为此,祖母总说是祖宗显灵,才救了我一命,因为邻村的那位救命恩人,后来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三岁以后,我回到上海,进了幼儿园,祖母则留在老家,继续照顾曾祖母。后来父母告诉我,我本来还有一兄一弟,都在奶妈家养到一岁左右,或因照料不周,或因生病误诊,不幸夭亡。只有我,在祖母的悉心照料下,安然回到了上海。

上小学那年,曾祖母以九十高龄去世,祖母迁来上海,和我们一家生活在一起。见到几年不见的祖母,我有说不出的高兴,因为她是我记忆里最熟悉最亲近的人。祖母还和过去一样,对我们兄妹呵护有加。那时我正长身体,放学回家总觉得饿。祖母就在煮饭的时候特意多加一点水,等开锅后,香味溢出,她就用锅盖当簋子,从里面倒出小半碗米汤,让我当餐前点心享用。这小半碗米汤滋润了我的辘轳饥肠,其香味至今难忘。

祖母有情,故不过岁月无情。祖母把孙辈们一个个带大,自己却逐年衰老。最让我伤心的是:当我考回上海读研以慰祖母之心时,她却在这之前的一个月溘然长逝,年78岁。如今,祖母虽然已过世三十多年,但只要一想起她老人家,她那慈祥的面容仍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。假如真有来世,我愿和她再做一家人!

着,就动了真格了呢?为什么我对于别人收取自己的能量那么介意,以至于周末都放不下它,不仅影响了我的休息,还对“蚂蚁森林”中的人物产生了“爱恨情仇”?当然,拉回实际生活中,朋友间通电话、见面时并不存在任何芥蒂,仅是在这个游戏过程中,角色就完全变了,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生活中并不能看见的自己和他人。如果这本来也是我们的一部分,我们可以接受吗?

其实,我们就是有很多自己难以接受的方面。但,只有亲眼看到这些,才能更多地了解自己和明白这个世界,才知道要真正地面对自己并选择改变,是多么不易!

但,即便不易,也要努力去做!“蚂蚁森林”最近推出了“合种”模式,虽然不能让人彻底放下心中的“小我”,但是可以让我们的一部分先行体会“合作”,而非“竞争”模式。从明天开始,我要改变自己的心态,不再执着于“你的”或“我的”,而让“我们的”更多地呈现出来。

照见襁褓中的自己

杨斌

